

# 讀《L' Example—我的時裝設計故事》有感

讀完千波的這組“連續劇”，我心裡浮現的第一個詞不是“時裝”，而是——擴展。

從文字到布料，從報社副刊到地中海遊輪，從“打醬油的小透明”到品牌操盤手，她用自己的方式，把人生一寸寸擴展開來。

## 一、從報社到巴賽隆納：一個寫作者的“轉身”

當年在澳大利亞華聯時報共事時，我是社長，她是副刊編輯。

她寫專欄、編副刊，文字裡有鋒芒，也有溫度。那時她已是“悉尼九妖”之一，是“四十千”的一員，北大出身，底子深厚，寫起文章來乾淨俐落、骨骼分明。

我一直覺得，真正的寫作者，不只是會寫，而是有審美結構——對節奏的判斷、對比例的拿捏、對細節的執念。

現在回頭看，她去做時裝設計，其實一點都不突兀。

寫文章和做衣服，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結構與美感的表達。

她把“副刊的排版邏輯”換成了“紙樣的結構邏輯”，把“標題的張力”變成了“袖口的彩瓷”。

這不是轉行，這是升級。

巴賽隆納·靈感源頭——她給品牌取名L' Example (Example)，意思是“擴展”。

這是一個作家才會起的名字。

高迪的瓷片、地中海的春天、白色棉麻的純淨——這些元素在她筆下不是旅遊符號，而是設計語言。

她把文學的浪漫，縫進了袖口；把建築的幾何，放進了裙子的口袋；把籌款的責任，做成了可以賣錢的衣服。

這才是真正的“跨界”——不是玩票，是完整閉環。

## 二、真正打動我的，不是才華，是“執行”

千波寫得輕鬆談諧，但我知道那背後的難度。

從草圖到紙樣，從布料採購到樣衣修改，從業餘縫紉機到專業工廠——那不是文藝，是體力活。

她一邊在海邊餐飲辦公室改成“車衣作坊”，一邊在心裡頂著焦慮。

她不是在做一個“好看的故事”，她是在完成一個可量產、可交付、可售賣的產品。

這點讓我非常佩服。

因為我做過老闆，我知道：夢想很便宜，執行很昂貴。

她願意為這個系列承擔風險、承擔現金流壓力、承擔“賣不賣得出去”的不確定性。

這不是浪漫主義，這是企業精神。

## 三、一個作家的“第二曲線”

很多人寫到一定階段，會固守文字。

她沒有。她把“詩與遠方”變成了“布料與生產”。

把文化活動的籌款難題，變成創意商業模式。

這讓我看到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女性的自我擴展能力。她不是依附任何系統而存在。她可以是編輯、作家、餐飲老闆、品牌主理人。

她不被標籤定義。

這比“美女作家”更重要。

## 四、我眼中的千波

在報社時，她是冷靜而鋒利的；在文字裡，她是優雅而幽默的；在這篇時裝故事裡，她是勇敢而務實的。

她沒有炫耀才華，沒有刻意煽情，沒有把自己寫成傳奇。

她只是一步一步，把事情做成。

這是一種成熟。

## 五、寫給她的一句話

千波，你寫過很多故事，這一次，你把自己寫成了故事。

而這個故事最動人的地方，不是巴賽隆納，不是高迪，不是海德公園的噴泉，而是——你從“打醬油的人”走到“操盤的人”。

這就是人生真正的“擴展”。

作為曾經的社長、也曾是你的老闆，今天讀你的文章，我更願意說一句：

我為你驕傲。

張燕波



# 除夕的記憶

去年，小年夜，我從上海回到了悉尼，只是想趕在除夕和媽媽在一起。前幾天，男友從上海乘飛機返回拉薩。然後又從拉薩開著自己老舊的四輪驅動，沿著青藏公路，穿越草原、鹽湖、戈壁、荒漠，翻越5231米唐古喇山口、風火山口和昆崑山口，二千公里後，到達了位於青海湖附近的老家。他也是為了在除夕前趕回老家，和他的母親一起過年。上海家門口美容理髮店的小妹十天前就在微信留言告知：“姐，春節前兩天店裡只有兩位姑娘留守，如需剪髮和按摩請提早預約。”而早餐店更是直接在春節前兩個多星期就關門，店主夫婦回溫州老家過年，使我這次回上海連大餅油條都沒有吃上。遊子歸家，除夕團圓大於一切。

記得童年最渴望的是過年，最開心的也是過年。現在想來，那絕對是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

由於我的父母是雙職工，所以“窮人家的孩子做當家”。每年除夕到來之前，還在讀中學的大姐就會領著我們把家裡的角角落落都清潔的乾乾淨淨。二姐則忙著採購年貨，有時早上三、四點就要起床去菜市場排隊。而真正大顯身手的是三姐。三姐剛過十歲，媽媽就把做年夜飯的任務交給了她。三姐是我祖母最喜歡的孫女，從小就能幹活，不僅讀書好，在烹飪上也得到了“美食家”祖母的真傳。雖然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物質供應並不豐富，但在我的記憶中祖母會將最簡單的小菜燒成美味佳餚。那時候上海人條件沒現在這麼好，大多數人家是不上飯店吃年夜飯的，況且過年圖的就是在家熱熱鬧鬧。三姐年夜飯也是花頭精老透額。當除夕日的夜幕降臨，當她把用心準備的菜肴一盆盆擺上桌，家中的年味就來了。圓臺面上有鮮甜美味的四喜烤麩，香脆赤醬的爆魚、爽口開胃的海蜇頭等八道冷菜。第一道硬菜是肥而不膩、酥而不爛、甜而不粘、濃而不鹹的紅燒肉。鮮到眉毛掉下來的祖傳紅燒獅子頭是必不可缺的。八個熱菜上完後是砂鍋醃篤鮮湯。在上海醃篤鮮的地位跟大閘蟹有的一拼，所以必須壓軸。只是三姐會在醃篤鮮裡鋪上一圈自製的金黃色蛋餃。上海人吃蛋餃的風俗，在張愛玲的《半生緣》就提到過，“餃子蛋餃都是元寶”。因為外表像元寶，而且味道好，無論在哪裡吃年夜飯，都能見到蛋餃。點心則是熱騰騰、冒著油光的春捲。剛放下飯碗，就聽見劈裡啪啦的爆竹聲，那是鄰居家的男孩已經開始放花炮了。我和妹妹趕緊跑出家門，只看見一陣陣五顏六色的火花時升時落，把夜幕點綴成了“火樹銀花不夜天”。

“馬上就要12點了！我們也放鞭炮吧！”爸爸微笑地說著，然後點燃了鞭炮。那一刻，弄堂裡震耳欲聾的鞭炮聲此起彼伏，每家每戶的煙花交錯升起，整個上海城沸騰了。那真是：“爆竹聲中歲又除，頓回和氣滿寰區”除夕的煙花飛舞，那是我整個童年時代最令人興奮的事情。上床前，母親已把我們五姐妹大年初一的新衣服、新襪子和新鞋整整齊齊放在衣櫃上。上衣口袋裡必會有一個紅包。記得母親說：“過年一定要從頭到腳都是新的。”這個習慣我一直保持到今天。

如果說最開心是童年時的除夕，那麼令我難忘的則是在澳洲度過的第一個除夕。八十年代底，四萬年輕人，像一群候鳥從北半球中國遷徙到了南半球的澳洲。1990年1月26日，那天是澳洲的國慶日，也是我在澳洲的第一個除夕。悉尼西區Campsie沙麗街上一幢白色別墅裡，住著十二位剛從中國到來的年輕人。二房東金洵雖然比我還小二歲，但由於比我們早

到悉尼半年，人又能說會道，所以有點“阿慶嫂”的味道。房客們平時都是各吃各的，只有我和阿惠由於在上海就是同學，所以咱倆搭夥過日子。那天除夕吃早餐時，金洵就對我們說：“今晚大家一起聚餐好嗎？每人準備一道菜。”晚餐時大家都奉上了自己的拿手菜，雖然不是什麼名貴的食材，但都是用心做出的菜品。大家舉杯暢飲，有說有笑，倒有點像大學生宿舍。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擁有我  
我擁有你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離開我  
去遠空翱翔”

北京來的小李子，在吃飯時一直沉默著，突然間他哼起了齊秦的這首歌。小李子一定是想他在北京的女朋友和父母了。大家瞬間沉默，又瞬間被觸動。然後一個個不由自主地跟上了小李子的節奏。“每當夕陽西沉的時候/我總是在這裡盼望/你天空中雖然飄著雨/我依然等待你的歸期”……

唱著，唱著，無聲的眼淚流淌在每個人的面頰上。對於我們當時只有二、三十歲的這批留學生來說，1990年的除夕是人生中擁有盼望而又孤獨的除夕。那時，我們一會兒對前途和身份不知所措的迷茫，一會兒又對在異鄉生活信心滿滿。世間感懷，起源都是自我觸動。因為年輕，我們揮背井離鄉來到了“外面的世界”，成為了遊子。因為想念，卻又不願意輕易歸家，所以只想儘快在外面的世界找到一份工作，找到自己的歸宿，早點和自己的愛人、或親人團聚。哭著，唱著；唱著，哭著。思念像一次又一次的遠行。大夥又唱起了《故鄉的雲》，唱起了《媽媽的吻》……我默默地離席，獨自走到了別墅的後花園。室外的空氣仿佛也在回蕩著歌聲和懷鄉之音。我想盡情地把離家兩個月的寂寞之情痛痛快快的發洩一下。銀河橫貫天際，星空繁星閃爍。當我仰起頭，看見一個星光燦爛的南半球的夏夜，仿佛無數的思鄉之情在黑暗中燃燒，照亮了無盡長空。爸爸、媽媽、姐妹們，你們除夕好嗎？你們今晚會想我嗎？若干年後，我才知道媽媽為我的離家生出了許多白髮。她的白髮在大年夜的月光下，閃爍著銀光。若干年後，我才知道，媽媽總會在每一個沒有我的除夕夜，乘出門倒垃圾的時候，獨自一人看著天空，默默地在蘇州河邊流淚。她想我。她牽掛我。她不放心我。她不知道我一個人如何度過這孤獨的除夕夜。那年的除夕，我知道了什麼是“萬里相思一夜中”。

人世茫茫，且行且惜。雖然我們的手裡握滿了曾有過的除夕，但對每一個人而言，餘生所擁有的除夕，和所擁有的時光一樣，都是限量版。特別是和父母在一起的日子，更是限量版中的限量版，也分分秒秒會成為絕版。多年以後，當我在風中再也沒有凌亂，當我知道精彩與遺憾會永遠並存，我的家人也陸陸續續來到南半球。我終於也成為了家人的屋簷。南半球的除夕夜，家族中的四代人總是團圓在我的家裡。即使爸爸走後，姐妹們也會在他的遺像前，供奉上八菜一湯。多年以後，當初那群從北半球遷徙而來的四萬隻飛鳥，早已讓他鄉的春節氣氛濃過了故鄉。他們也早已不唱“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無奈”，因為他們本身就是世界。除夕來臨，新年將至。讓我們一起許自己三生煙火，伴家人一世親情，祝所有人安康幸福！

映霞

# “懷抱同一個夢想”

## ——何與懷博士新書《世界華語文學評論選集》出版

何與懷博士新著《懷抱同一個夢想——世界華語文學評論選集》已經出版，將於4月11日週六下午三點至五點在Kogarah Community Centre(地址：32-36 Premier St, Kogarah NSW 2217, Kogarah火車站步行三分鐘，在前地址對面大樓)舉行新書發佈會，熱烈歡迎公眾參加。

本書316頁，收入11篇長文，分別是：  
《保衛文學：從夏志清評張愛玲兩部作品談起》；

《嚴歌苓：一位具有標杆性的文學人物》；

《看〈地震〉讀〈餘震〉評〈金山〉談張翎》；

《虹影：饑餓的私生女讓隱私流出鮮血》；

《比現代更現代，比寫實更寫實——試談非馬詩歌藝術追求與思想內涵》；

《陳若曦：堅持信念 一生無悔——從她的名著〈尹縣長〉談起》；

《曲折離奇的人生 正直高尚的詩品——悼念文曉村先生》；

《那一灣定格了的崇高的母體鄉愁——紀念余光中先生》；

《個人生存的一種挑戰——談高行健榮獲諾貝爾文學獎》；

《高行健的流亡文學與逃亡哲學——關於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爭論(之一)》；

《懷抱同一個夢想——汶萊華文作家王昭英

劉華源伉儷述評》。

美國著名華裔作家、媒體人、曾獲聯合國69屆婦女大會平行論壇“國際華文女傑——傑出女性終身成就獎”的曾慧燕女士為本書作序，標題是：“大筆如椽鑄華章”。

澳華作家張小河博士和澳華作家湯燕博士也為本書作序，分別是：《察青萍之末 開風氣之先》和《在文學與人的位置之間——簡論何與懷博士的寫作立場與精神氣質》

美國著名華裔作家、評論家、現任歐美影視協會會長和《世界華人週刊》總編審、第四屆世界華人作家筆會主席、被譽為當代新移民華文文學研究開拓者的陳瑞琳女士為本書撰寫推薦語。其推薦語全文如下：

在何與懷博士出版新著《懷抱同一個夢想——世界華語文學評論選集》之際，我想到了2025年5月13日，在第四屆世界華人作家筆會墨爾本開幕式上，他眾望所歸，榮獲“世界華人文學終身成就獎”。我應大會所托，為他撰寫了感人肺腑的頒獎詞。在此，特將這個頒獎詞全文轉用為何與懷博士這部新著的推薦語：

何與懷是澳華文學的百科全書，他無畏的人生，毫無禁忌的文字，都已成為這個時代最珍貴的文學記錄。他雖然守候在遙遠的澳洲，但他的目光所及早已穿透了全球。他筆下的文學評論，不單單是在為澳洲華文文學鑒碑立傳，其實是為世界華人文學開疆辟土。

在當代華人文學史上，何與懷總是敢講真話，為文學發聲。他那滑鼠一點橫掃千軍的勇氣，以及“保衛文學”的信念，支撐著海外華人文學走向更高的維度。

他是當代世界華人文學的開拓先鋒，他所論及的海外文學乃至華人移民歷史的重大課題，為這個紛紜變幻的時代留下了最真實的寶典，也為後來者留下了足跡斑斑的見證，並讓他成就了一個文學史家的風範。

